

第一〇一冊目次

弘明集十四卷(二) 梁僧祐撰

廣弘明集三十卷(一) 唐道宣撰

一
二
三

弘明集卷第八

梁釋僧祐撰

墳一

玄光法師辯惑論

記室劉勰滅惑論

僧順法師析三破論

辯惑論序 釋玄光

夫大千遐邇萬化無際塵遊夢境染惑聲華緣想增靄奚識明政由淳風漓薄使衆魔紛競矣若矯詐謀榮必行五逆威強導蒙必施六極虫氣霍滿致患非一念東吳遭水仙之厄西夷載鬼卒之名閭藪留種民之穢漢葉感恩子之歌忠賢撫歎民治凌歆攬地沙草寧數其罪消流末學莫知宗本世教訛辭詭蔽三寶老鬼民等詠嗟盈路皆是炎山之燬燼河雒之渣糝淪淪險難余甚悼焉聊詮往迹庶鏡未然照迷童於互鄉顯妙趣於塵外休風冥被彼我情判豈是言聲所能攄寫禁經上價是一逆

夫言籍雲舒貫空有之美聖賢功績何莫由斯實學者之淵海生民之日月所以波喻菩薩慈悲等照震電光於炎塗弭魔賊於險澤泥靈舟於信風接浮生於苦海聞道諸經製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怪哉道化空被禁錮觀今學者不顧嚴科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扣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鼠爲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昔秦皇漢武不獲輕身使徐福公孫遠冥雲波祈候通仙影響無陳夫開心祛欲則事與道隣豈假驟涉之勞咽唾噓齒者乎妄稱真道是二逆夫質懋纁霞者言神丹之功開明淨智者必蕩花之氣雖保此爲真而未能無終沉復張陵妄稱天師既侮慢人鬼即身受報漢興平末爲蟒蛇所翕子衡奔尋無處畏負清議之報譏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迹生糜餒足

置石崖頂謀事辦畢剋期發之到建安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獠蟻集闕外雲臺治民等稽首再拜言伏聞聖駕玄都臣等長辭蔭接尸塵方享九幽方夜衡入乂之乃出詭稱曰吾旋駕辰華亦各還所治淨心持行存師念道衡便密抽遊胃鶴直衝虛空民獠愚顛僉言登仙販死利生欺罔天地

合氣釋罪是其三逆



夫滅情去欲則道心明真群斯班姓妄造黃書呪癩無端以伏輕誚呪曰天道畢三五成冥氣入真氣通神氣布道氣行姦邪鬼賊皆消亡視我者盲聽我者聾敢有謀圖我者反

受其殃我吉而彼凶至甲子詔冥醮錄男乃女媒合尊卑無別吳陸脩靜復勤勤行此開命門抱真人嬰兒迴戲龍虎作如此之勢用消災散禍其可然乎其可然乎漢時儀君行此爲道觥眊亂俗被斤燉煌後至孫恩佚蕩滋甚士女溷漫不異禽獸夫色塵易染愛結難消況交氣丹田延命仙穴肆兵過王門

之禁變態窮龍虎之勢生無忠貞之節死有青庭之苦誠願明天檢鏡斯輩物我端清莫負冥詔

俠道作亂是其四逆



夫真宗難曉聲華易惑緣累重淵獄德輕風露如黃巾等爲望漢室反易天明罪悉伏誅次有子魯復稱鬼道神祇不佐爲野廩所突末後孫恩復稱紫道不以民賊之輕欲圖帝貴之重作雲響於幽寶發妄想於空玄水仙惑物枉殺老稚破國壞民豈非兇逆是以宋武皇帝惟之慨然乃龍飛千里虎步三江掩撲群妖不勞浹辰含識懷懼草木春光

三

章書代德是其五逆

夫至化餘塵不可誣敵詮謚靈魄務依明德道無真體妄逐妖空輒言東行醉酒沒故如此頑曹寧非陋僻又遷達七祖文意淺薄乞免擔沙石長作道鬼夫聖智窮微有念斯照何煩祭酒橫費紙墨若必須辭訴然後判者

始知道君無玄鑒之能天曹無天眼之照三
官疲於謹案伺吏勞於討捕聞其奏章本擬
急疾而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
民枉死嗚呼哀哉實為五逆
畏鬼帶符妖法之極第一
夫真心履順者妖忤革其氣是以至聖高賢

無情於萬化故能洞遊金石卧宿煙霞此純
誠感通豈佩帶使然哉其經辭致姱慢鬼弊
云左佩太極章右佩崐吳鐵指日則停暉擬
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言即是靈仙硯履
入靖不朝太上至於使六甲神而跪拜圖廁
如郭景純亦云仙流愚癡顛倒豈識儀節聞
登圖度厄竟不免災

其著符昔時軍標張角黃符子魯戴絳盧悚
紫標孫恩孤虛並矯惑王師終滅人鬼
制民課輸欺巧之極第二

夫五斗米教出自天師後生邪濁復立米民
世人厭畏是以子明杜恭俱困魔蟒又塗炭
齋者事起張魯氏夷難化故制斯法乃驢驘

泥中黃鹵泥面槌頭懸押埏埴使熟此法指
在邊陲不施華夏至義熙初有王公其次貪
寶憚苦竊省打拍吳陸修靜甚知源僻猶望
揆額懸縻而已癡僻之極幸勿言道
解厨纂門不仁之極第三
夫開闢大施與物通美左道餘氣乃纂門解

厨矜身與食懷咤班之態昔張子魯漢中解
福大集祭酒及諸鬼卒鬼卒鬼吏鬼道
作此名也又天師係師嗣師及子曾輕於民夷
張魯自稱美也又天師係師嗣師及子曾輕於民夷
母神君種民此是合氣之後贈物名也又米
民米性都功祭酒此是合氣之後贈物名也又米
道三洞法師長安僧棹作此名也又米
民仙公王林陵縣安僧棹作此名也又米
賊制酒米賊此是縣安僧棹作此名也又米
講侍經者是陸靜佛依世制此名也又

天公地公及稱臣妾太平之道五斗米道大
道紫微大拜五利將軍雖有茅土酣進過常
勝東樂大拜五利將軍雖有茅土酣進過常
而無臣節漢武之末不復稱之也
遂致營逸醜聲遐布遠達岷方劉璋教曰夫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尚道
子魯聞之憤恥意深罰其掃路世傳道士後
會舉標以防斯難兼制厨令酒限三升漢末

已來謂爲制酒至王靈期削除疊目先生道
民並其賑錫雖有五利之貴更爲妖物之名
度厄苦生虛妄之極第四

夫質危秋蒂命薄春冰業風吹蕩蓬迴化境
所以景公任於緣命孫子記爲行尸迷徒湫
學不識大方至有疾病衰禍妄甚妖祟之原

淵鬼鸛以爲災渡危厄於遐川詹鈞星於懸
溜雪丹章於華山乃蹙顰眉貌譖詬冥鬼云
三官使者已送光歸逝者故然空喪殍貨斯
實祭酒規巾糈之利蠶食百姓公私並損致
使火宅驚於至聖歸歌動於人思矣

夢中作罪頑癡之極第五

夫天屬化始乃識照爲原棄捨身命草木非
數然大地立山莫非我故塵滄川瀾漫皆是
我淚血以此而觀誰非親友或夢見先亡輒
云變怪夫人鬼雖別生滅固同恩愛之情時
復影響群邪無狀不識逆順召食鬼吏兵奏
章斷之割截幽靈單心誰照幸願未來勿尚

墳一

五

迷言使天堂無輟食之思冰河靜安念之聲
輕作寒暑兇佞之極第六

夫淵默心口者万行之真德而塵界衆生率
無慈愛愍兇邪佞符章競作懸門貼戶以誑
愚俗高賢有識未之安也造黃神越章用持
殺鬼又制赤章用持殺人趣悅世情不計殃

罪陰謀懷嫉經有舊淮死入鐵鉗火獄生出
鳴鵲瘖症精骸惜朽淪離永劫誰知斯乎老
鬼民輩道相不然事之宜質夫諫刺雖苦智
者甘聞故略致言幸試三思能拂迹改圖即
與大化同風矣良其不革請俟明德備照聲
曲以曉長夜豈是今日弱弊所陳哉

滅惑論

東莞劉記室總

惑造三破論者義證庸近辨體鄙拙雖至理
定於深識而流言惑於淺情委巷陋說誠不
足辨又恐野聽將謂信然聊擇其可採略標
雅致
三破論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而無死

入聖

佛家之化妙在三昧神通無生可冀詔死爲泥洹未見學死而不得死者也

滅惑論曰二教真偽煥然易辨夫佛法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礙於一垣之裏神識無窮再撫六合之外明者資於無窮教以勝慧闇者戀其必終誑以仙術極於餌藥慧業始於觀禪禪練真識故精妙而泥洹可異藥駐僞器故精思而翻騰無期若迺棄妙寶藏遺智養身據理尋之其僞可知假使形翻無際神暗焉飛戾天寧免爲鳥天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學死之談豈折理哉

三破論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髮而使入髡頭主不棄妻使人斷種實可笑哉明知佛教是滅惡之術也伏聞君子之德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滅惑論曰太子棄妻落髮事顯於經而反白爲黑不亦罔乎

墳一

六

夫佛家之孝所苞蓋遠理由乎心無繫於髮若愛髮棄心何取於孝昔泰伯虞仲斷髮文身夫子兩稱至德中權以俗內之賢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哲美談況般若之教業勝中權菩提之果理妙克讓者哉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中權故棄迹求心准以兩賢無缺於孝鑒以聖境夫何怪乎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誰言說僞興造無費苦剋百姓使國空民窮不助國生人滅損見人不蠶而衣不田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爲失日用損費無纖毫之益五災之害不復過此滅惑論曰大乘圓極窮理盡妙故明二諦以遣有辨三空以標無四等弘其勝心六度振其苦業誰言之訛豈傷日月未塔寺之興闢揚靈教功立一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玉帛萬國至于戰伐存者七君更始政阜民戶殷盛赤眉兵亂千里無煙國滅人絕寧此之由索索之時石穀十萬景武之世積粟紅

屬非秦末多沙門而漢初無佛法也驗古准今何損於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遺棄二親孝道頓絕憂娛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讎服屬求棄悖化犯順無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復過此

墳一

七

滅惑論曰夫孝理至極道俗同貫雖內外殊而神用一揆若命綴俗因本修教於儒禮運稟道果因弘孝於梵業是以諮親出家法華明其義聽而後學維摩標其例豈忘本哉有由然也彼皆照悟神理而鑒燭人世過駟馬於格言逝川傷於上哲故知瞬息盡養無濟幽靈學道拔親則冥苦永滅審妙感之無差辨勝果之可必所以輕重相權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施事由追遠禮雖因心抑亦公世昔三皇至治堯舜所墓死則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封樹弗修其斬無紀豈可謂三皇教民棄於孝乎爰及五帝服制煥然未聞堯舜

執禮追責三皇三皇無責何獨疑佛佛之無服理由拔苦三皇廢喪事必淳樸淳樸不凝而拔苦見光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交設者也明知聖人之教觸感圓通三皇以淳樸無服五帝以公情制喪釋迦拔苦故棄俗反真檢迹異路而玄化同歸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有毀傷之疾二有髡頭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絕種之罪五有亡體從誠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誠令不跪父母便競從之兒先作沙弥其母後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禮之教中國絕之何可得從

滅惑論曰天棲形稟識理定前業入道居俗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洽天人御國統家並證道跡未聞世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不二故名教有二搢紳沙門所以殊也但始拔塵域理由戒定妻者愛累髮者形飾愛累傷神形飾乖道所以澄神滅愛修道棄飾理

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跪父母道尊故也
父母禮之尊道故也禮新冠見母其母拜之
喜其備德故屈尊禮卑也介冑之士見君不
拜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緇弁輕冠本無神
道介冑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恭則以母
拜子勢宜停敬則臣不跪君禮典世教周孔

墳一

八

所制論其變通不由一軌況佛道之尊標出
三界神教妙本群致玄宗以此加人實尊冠
冑冠冑及禮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將欲何惟
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為佛徒
知其源惡故也所以詔為浮屠胡人凶惡故
老子云化其始不欲傷其形故髡其頭名為
浮屠況屠割也至僧祿後改為佛圖本舊經
云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其法無生之教
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為桑門僧祿又改為
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
滅惑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譯言音
字未正浮音以佛桑音似沙聲之誤也以圖

為屠字之誤也羅什語通華戎識兼音義改
正三豕固其宜矣五經世典學不因譯而馬
鄭注說音字互改是以昭穆不祀謬師資於
周頌允塞晏安乖聖德於堯典至教之深寧
在兩字得意忘言莊周所領以文害志孟軻
所譏不原大理唯字是求宋人申東獲過此

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本止西
或何言之哉胡人無二剛強無禮不異禽獸
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
云胡人鹿獍欲斷其惡種故令男不要妻女
不嫁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
滅惑論曰雙樹晦跡形像代興固已理精無

墳一

九

始而道被無窮者矣案李叟出關運當周季
世閉賢隱故往而忘歸接輿避世猶滅其迹
況適外域孰見其蹤於是姦猾祭酒造化胡
之經理拙辭鄙廝隸所傳尋西胡怯弱北狄
凶熾若老子滅惡棄德用刑何愛凶狄而反
滅弱胡遂令蠶伋橫行毒流万世豺狼當路

而狐狸是誅淪淪爲酷覆載無聞商鞅之法未至此虐伯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設像無施信順則孥戮可息既服教矣方加極刑一言失道衆僞可見東野之語其如理何三破論云蓋聞三皇五帝三王之徒何以學道並感應而未聞佛教爲是九皇忽之爲是佛教未出若是佛教未出則爲邪僞不復云云滅惑論曰神化變通教體匪一靈應感會隱現無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弘其道化在鹿緣則聖帝演其德夫聖帝菩薩隨感現應殊教合契未始非佛固知三皇已來感滅而名隱漢明之教緣應而像現矣若迺三皇德化五帝仁教此之謂道似非太上義農敷治未聞奏章堯舜緝政寧肯書符湯武抒暴豈當餌丹五經典籍不齒天師而求授聖帝豈不悲哉

三破論云道以氣爲宗名爲得一尋中原人士莫不奉道今中國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

種若言非耶何以奉佛

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因無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萬象並應寂滅無心而玄智彌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識其然但言萬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漢語曰道其顯跡也則金容以表聖應俗則王宮以現生拔愚以四禪爲始進慧以十地爲階揔龍鬼而均誘涵蠢動而等慈權教無方不以道俗乖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數教異經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漢語隔而化通但感有精

墳一

十

鹿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故國限內外其弥綸神化陶鑄羣生無異也固能拯拔六趣揔攝大千道惟至極法惟最尊然至道雖一岐路生迷九十六種俱号爲道聽名則邪正莫辨驗法則真僞自分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襲張陵太上爲宗尋

柱史嘉遯實惟大賢著書論道貴在無爲理
歸靜一化本虛柔然而三世弗紀慧業靡聞
斯迺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若乃神
仙小道名爲五通福極生天體盡飛騰神通
而未免有漏壽遠而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
泐業修於是愚狡方士僞託遂滋張陵米賊

述記昇天葛玄野堅著傳仙公愚斯惑矣智
可罔歟今祖述李叟則教失如彼憲章神仙
則體劣如此上中爲妙猶不足筭況效陵魯
醮事章符設教五斗欲拯三界以蚊負山庸
詎勝乎標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号太上而
法窮下愚何故知耶貪壽忌夭含識所同故

肉芝石華誦以翻騰好色觸情世所莫異故
黃書御女誑稱地仙肌革盈虛羣生共愛故
寶惜洩唾以灌靈根避災苦病民之恒患故
斬縛魑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之舊風故
吏兵鉤騎以動淺心至於消災淫術厭勝茲
方理穢辭辱非可筆傳事合氓庶故比屋歸

墳一

十一

宗是以張角李弘毒流漢季盧悚孫恩亂盈
晉末餘波所被寔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輕立
民戶瑞無虎竹而濫求租稅糜費產業蠱惑
士女運逆則蠲國世平則蠹民傷政萌亂豈
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寧比玄妙上清金容
妙相何羨鬼室空屋降伏天魔不慕幻邪之
詐淨修戒行豈同畢券之醜積弘誓於方寸
孰與藏宮將於丹田響洪鍾於梵音豈若鳴
天鼓於唇齒校以形迹精麈已懸覈以至理
真僞豈隱若以鹿笑精以僞謗真是瞽對離
珠曰我明也

荅道士假稱張融三破論十九條

僧順法師

論曰泥洹是死未見學死而得長生此滅種
之化也

釋曰夫生生之厚至於無生則張毅單豹之
徒是其匹矣是以儒家云人莫不受其死而
患其生老氏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莊周亦

自病痛其一身此三者聖達之流匠以生爲患夫欲求無生莫若泥洹泥洹者無爲之妙稱談其跡也則有王宮雙樹之文語其實也則有常住常樂之說子方輪迴五道何由間涅槃之要或有三盲摸象得象耳者爭云象如斂箕得象鼻者爭云象如春杵雖獲象一方終不得全象之實子說泥洹是死真摸象之一盲矣

論云太子不廢妻使人斷種

釋曰夫聖實湛然跡有表應太子納妃於儲貳者蓋欲示人倫之道已足遂能棄茲大寶忽彼恩愛耳至如諸天夕降白驥飛城十号之理斯在何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孥孺爲累最深饑寒則生於盜賊飽暖則發於驕奢是以厲婦夕產忽求火照唯恐似已復更爲厲凡夫之種若厲產焉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仰尋此旨則是佛種捨家從道棄厲就佛爲樂爲利寧復是加子迷於俗韻滯於重

境一

十二

或夢中之夢何當曉哉

論云太子不剃頭使人落髮

釋曰在家則有二親之愛出家則有嚴師之重論其愛也髮膚爲上稱其嚴也剪落爲難所以就剃除而歡若舜父母而長往者蓋欲去此煩惱即彼無爲髮膚之戀尚或可棄外物之徒有何可惜哉不輕髮膚何以尊道不舜天屬何用嚴師譬如喪服出紹大宗則降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子執人宗廟之重割其歸顧之情還本政自一基非恩之薄所後頓伸三年實義之厚禮記云出必降者有愛我而厚其例矣經云諸天奉刀持髮上夫不剃之談是何言也子但勇於穿鑿怯於尋旨相爲慨然

論云子先出家母後作尼則敬其子失禮之甚釋曰出家之人尊師重法棄俗從道寧可一概而求且太子就學父王致敬漢祖善嘉令之言以太皇爲臣魏之高貴敬齊王作私晉

之儲后臣厥父於公庭引此而判則非疑矣
論云剃頭爲浮圖

釋曰經云浮圖者聖瑞靈圖浮海而至故云
浮圖也吳中石佛沉海儵來即其事矣今子
毀圖像之圖爲刑屠之屠則泰伯端委而治
故無慙德仲雍剪髮文身從俗致化遺子今

墳一

十三

日必羅吠聲之尤事有似而非非而似者外
書以仲尼爲聖人內經云尼者女也或有謂
仲尼爲女子子豈信之哉猶如屠圖之相類
亦何以殊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

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從本而

興焉

釋氏有不二法門老子有衆妙之門書云禍
福無門皆是會通之林藪機妙之淵宅出家
之人得其義矣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神之
解即喪門也桑當爲乘字之誤耳乘門者即
大乘門也煩想既滅遇物斯乘故先云滅門

末云乘門焉且八万四千皆稱法門奚獨喪
桑二門哉

論云胡人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
化也

釋曰原夫形像始立非爲教本意當由滅度
之後係戀罔已梅檀香像下有明文且仲尼
既卒三千之徒永言興慕以有若之見最似
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說法門徒諮仰與
往日不殊曾參勃然而言曰子起此非子之
座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羅什法師生自殊
方聰敏淵博善談法相機負佛經流布開輔
詮以真俗二名驗以境照雙寂振無爲之高
風激玄流於未悟所謂遺之至於無遺也子
謂胡人不信虛無誠非篤論君子且強理有
優劣不係形像子以形像而語不亦攻乎異端
論云剃頭本不求佛爲服凶胡今中國人士
不以正神自訓而取頑胡之法
釋曰夫六戎五狄四夷八蠻不識王化不聞

佛法者譬如畜生事均八難方今聖主隆三五之治闡一乘之法天人同慶四海訢訢岐行喘息咸受其賴喘蠕之蟲自云得所子脫不自思厝言云云宜急緘其舌亦何勞提耳論云沙門者沙汰之謂也

釋曰息心達源号曰沙門此則練神濯穢反墳一

流歸潔即沙汰之謂也子欲毀之而義逾美真可仰之弥高鑽之弥堅者也

論云入國破國

釋曰夫聖必緣感無往非應結繩以後民湮俗薄末代王教挺揚堯孔至如妙法所沾固助俗爲化不待形戮而自淳無假楚撻而取

正石主師澄而興國古王諮勃以隆道破國之文從何取說

論云入家破家

釋曰釋氏之訓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備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唯聞未學道士有赤章呪咀發擯陰私行壇被髮

呼天叩地不問親疎親相應殺此即破家之法矣

論云入身破身

釋曰夫身之爲累基於桎梏老氏以形骸爲糞土

釋迦以三界爲火宅出家之士故宜去奢華

棄名利悟逆旅之難常希寂滅之爲樂流俗之徒反此以求全即所謂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也近代有好名道士自云神術過人剋期輕舉白日登天曾未數丈橫墜於地迫而察之正大鳥之雙翼耳真所謂不能奮飛者也驗滅亡於即事不旋踵而受誅漢之張墳一

陵誣調貢高呼曰米賊亦被夷剪入身破身無乃角弓乎

論曰歌哭不同者

釋曰人哭亦哭俗內之冥跡臨喪能歌方外之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孔子過而不非者此亦是各教之一方耳

論云不朝宗者

釋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公侯
儒者俗中之一物尚能若此泥沙門者方外
之士乎昔伯成子高子州交伯但希玄慕道
似不近屑人事

論云剃頭犯毀傷

釋曰髮膚之解具於前荅聊更略而陳之凡
言不敢毀傷者正是防其非僻觸冒憲司五
刑所加致有殘缺耳今沙門者服膺聖師遠
求十地剃除鬚髮被服法衣立身不乖揚名
得道還度天屬有何不可而入毀傷之義守
文之徒未達文外之旨耳輪扁尚不移術於

其兒子何言哉

論云出家者未見君子皆是避役

釋曰噫唉何子之難喻耶左傳云言者身之
文莊周云言不廣不足以明道余欲無言其
可得乎夫出家之士皆靈根宿固德宇淵深
湛乎斯照確乎不按者也是以其神凝其心

道超然遐想宇宙不能點其智懷澹尔無寄
塵垢何能攬其方寸割慈親之重恩棄房櫪
之歡愛虛室生白守玄行禪或頭陀林野委
身餒獸或靜節蔬餐精心無怠將勤求十力
超登無上解脫天羅銷散地網兆百福於未
萌濟蒼生於万劫斯實大丈夫之宏圖非吾

子所得聞也避役之談是何言歟孔子頽喙
三尺者雖言出於口終不以長舌犯人則子
之喙三尺矣何多口之為累傷人之深哉

論云三丁二出一何無緣者

釋曰無緣即是緣無緣生有緣即是緣有緣
起何以知其然耶世有闔門入道故曰緣有

墳一

十六

緣起有生不識比丘者故曰緣無緣生十六
王子同日出家隨父入道是則緣之所牽闔
門頓至何其宜出二之有哉無緣者自就無
緣中求反諸已而已矣子方永墜無間遑復
論此將不欲倒置干戈乎若能反迷殊副所望
論云道家之教育德成國者

釋曰道有九十六種佛爲最尊梵志之徒蓋是培塿假使山川之神能出雲雨者亦是有國有家之所祀焉其云育德成國不無多少但廣濟無邊永拔塗炭我金剛一聖巍巍獨雄夫太極剖判之初已自有佛但于時衆生因緣未動故宜且昧名稱何以言之推三皇已上何容都無禮易則乾坤兩卦履豫二爻便當與天地俱生雖曰俱生而各不俱出者良由機感不發施用未形其理常在其跡不著耳中外二聖其揆一也故法行云先遣三賢漸誘俗教後以佛經革邪從正李老之門釋氏之偏裨矣經云處處自說名字不同或爲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或寂寞無爲而作佛事金口所說合若符契何爲東西跳梁不避高下耶嗟乎外道藉我智慧資我神力遂欲撓亂我經文虔劉我教訓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也論云道者氣

墳

十七

爲備是故沙門号曰道人陽平呼曰道士釋聖得道之宗彭聃居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自顯居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足譬如仲尼博學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徒全以四科見目莊周有云生者氣也聚而爲生散而爲死就如子言道若是氣便當有聚有散有生有死則子之道是生滅法非常任也嘗聞子道又有合氣之事願子勿言此真厚矣莊子又云道在屎溺此屎溺之道得非吾子合氣之道乎

弘明集卷第八

墳一

弘明集卷第九

墳

梁釋僧祐撰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義記并吳興沈續作序注

蕭琛難范縝神滅論

曹思文難范縝神滅論并二啓詔答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義記吳興沈續作序注

夫神道冥默宣尼固已絕言心數理妙柱史又所未說非聖智不周近情難用語遠故也是以先代玄儒談遺宿業後世通辯易淪滯來身非夫天下之極慮何得而詳焉故惑者聞識神不斷而全謂之常聞心念不常而全謂之斷云斷則迷其性常云常則惑其用斷惑因用疑本謂在本可滅因本疑用謂在用弗移莫能精求互起偏執乃使天然覺性自沒浮談

聖王累以玄符御茲大寶覺先天垂則觀民設化將恐支離詭辯構義橫流微叙繁絲伊誰能振釋教遺文其將喪矣是以著斯雅論以弘至典續早念身空栖心內教每餐法音用忘寢疾而闇情難曉觸理多疑至於佛性大義頓迷心路既天誥遠流預同撫覲万夜獲開千昏永曙分除之疑朗然俱澈竊惟事與理亨無物不識用隨道合奚心不辦故行雲徘徊猶感美音之和游魚踊躍尚賞清絲之

韻況以入神之妙發自天衷此臣所以舞之蹈之而不能自己者也敢以膚受謹為注釋豈伊維管用窮天與庶幾固惑所以釋焉夫涉行本乎立信目續曰夫愚心闇識必發行不自修修必由信信者憑師伏理無違之宗信也故五根以一信為本四信以不違為宗行善造果立謂之行也信立由乎正解臣續曰正

不辨何取信故立解正則外邪莫擾臣續曰信一信之本則萬邪滅矣是知信立則內識無疑臣續曰一識者心也邪莫動也實論云心意然信解識體一而異者名心也故信依者憑也夫安心有乎依其宗有在本則枝行自從有本之旨顯乎下何者源神明以不斷為精精神必歸妙果臣續曰神而有盡寧謂神乎故經云吾見死者形壞體化而神不滅隨行善惡禍福自追此即不滅斷之義也若化同草木則豈日精乎以其不斷故歸妙極臣續曰精觸理皆明於來理何行不妙果體極常住臣續曰信成信解之明此之謂也妙果明理已足所以精神不免無常臣續曰唯極常精妙神涉行未滿故之不免無常者前滅後生剎那不住者也臣續曰遷變不無常者前滅後生剎那不住者也臣續曰日判那是天竺國音迅速之極名也生而即滅寧有住乎故淨名數曰比丘即時生老而即矣若心用心於攀緣前識必異後者斯則與續二

境俱往誰成佛乎臣績曰夫心隨境動是其
故知神識之性湛然不用後雖續前終非實論
移故終歸於妙果矣然不經云心為正因終成
佛果臣績曰略語佛因其義有二一曰緣因
也萬善有正助發之功故曰緣因神識是其正
矣又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意理如
可求何者夫心為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

有與廢一本之性不移臣績曰陶米塵穢本
之變也若前一本者即無明神明也臣績曰
後來非變之謂一本者即無明神明也臣績曰
以無明為因故尋無明之稱非太虛之目土石
無情豈無明之謂臣績曰夫別了善惡匪心
太虛無情故存乎有明愚智土石無心寧辯解
故知義故知識慮應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
在明矣臣績曰夫別了善惡匪心

故曰無明臣績曰明為本性所以應明識染
無明因斯致稱而無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
豈旨空也哉臣績曰明為本性所以應明識染
是其異用無明心義不改臣績曰既有其體
廢體論無生滅者有與將恐見其用異便謂心
隨境滅臣績曰夫體之與用不離即用何
而述云不離即用迷其不即便謂心隨境滅故

繼無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顯無明即是
神明神明性不遷也臣績曰蓋是片其迷體而抱惑
之徒未何以知然如前心作無間重惡後識
起非想妙善善惡之理大懸而前後相去甚
迥斯用果無一本安得如此相續臣績曰一本則
用無所依而惑者見其類續是知前惡自滅
為一故舉大善片相續之迷臣績曰一本則

惑識不移後善雖生暗心莫改臣績曰未嘗
本也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為無明
若與一切善法俱者名為明豈非心識性
一隨緣異乎臣績曰若善惡互起豈謂俱乎
曉群惑以故知生滅遷變酬於往因善惡交
謝生乎現境臣績曰生滅由於本業非現境

今其而心為其本未曾異矣臣績曰雖復用
異以其用本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
謝故生死可盡明矣臣績曰成佛皎然扶其
也若用而無本則滅而不生可盡由其用
難神滅論序蕭琛
內兄范子績著神滅論以明無佛自謂辯摧